



# 埋骨缅甸71年后 347具远征军遗骸 下月归国

**发掘情况:**2015年4月10日正式启动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一期发掘地点为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缅甸密支那阵亡将士公墓,至8月31日,共计收殓遗骸347具。

**出土遗物:**部分葬坑内有遗物出土,包括帽徽、纽扣、皮带扣、子弹、手雷、水壶、水杯、鞋掌、口红、相框、牙刷、钢笔、餐刀、玻璃瓶、罐头盒等物品。

▶昨天,96岁高龄,参加过密支那战役的远征军老兵尤广才老人,在听到牺牲的战友即将归国的消息后,不禁流泪大哭。



## 让忠魂在国土得到安息

347具遗骸,等待了71年。

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组织40万远征军投入到中缅印战场对日作战。约10万将士为国出征牺牲异域埋骨他乡,当年的战友为他们在当地至少修建了10个墓地,承诺战争结束后带他们回家。

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墓地后来成为无主之地,几乎全部被捣毁,他们就躺在垃圾填埋场、厕所、猪圈或是学生每天奔跑嬉闹的操场下。

如今,他们即将归国。

昨日上午,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归国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于2015年4月10日在缅甸密支那新一军阵亡将士墓地正式启动,旨在缅甸战场寻找及收殓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并运送回中国境内安葬,并为搜寻到的每一具遗骸进行DNA鉴定、建立数据库,为将来找到亲属留下希望。现已收殓遗骸347具,将于11月5日经由云南腾冲猴桥口岸回国。今后将继续在更大范围展开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工作。

## 发掘地点为原密支那战役公墓

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介绍,一期发掘地点为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缅甸密支那阵亡将士公墓,至8月31日,共计收殓遗骸347具。

因有的葬坑是多人合葬,该数字为骨骼鉴定专家依据一个墓葬单位中的最小个体数初步判断出的数据,实际数据需DNA鉴定报告全部完成后才能确定。

在美国斯坦福的胡弗研究所,有关于该墓地的部分档案资料,记录了该墓地坟墓数量为895个。

密支那战役发生于1944年5月17日至8月3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海外最大的战役,也是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国驻印军共投入第14、30和50师三个师,协同美军一起对日作战。战斗中,中国驻印军第30师(隶属新一军)阵亡1044人、负伤2256人、失踪51人。

## 墓地的看护老兵已离世

孙春龙说,在战役结束后,攻打密支那的三个师,分别在密支那修建了三个墓地,其中新一军墓地的看护人为士兵周朝贵、刘龙等人。其中来自湖南的士兵刘龙被委任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密支那阵亡将士公墓管理所主任。

“守墓士兵基本是当时的伤兵,他们的师长在离开的时候说‘我会回来,带你们回家’,但最后守墓者和这些牺牲的士兵一起都没能回国。”孙春龙说,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墓地后来成为无主之地,几乎全部被捣毁,或是被改建成贫民区、学校,或是杂草丛生已看不出痕迹,在改建过程中遗骸不断被发现却并未被妥善安置。

孙春龙说,刘龙已于20多年前去世,他的儿子刘秋达向我们确认,位于密支那达贡区的住户诺岛家以及第六中学所在地,就是当年新一军墓地原址。

## 通过DNA公开寻找英烈的亲人

此次由民间机构发起的遗骸寻找活动,邀请了多家专业机构参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人类骨科学专家陈靛为遗骸发掘小组负责人。

陈靛教授介绍,由于气温、降雨等环境因素加之人为破坏,此次发掘的远征军遗骸保存状况欠佳,可以具体鉴定出年龄段的个体有204例。

在发掘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帽徽、子弹、手雷,以及钢笔、戒指、相框等。还发现了一个保存较好的胸章,上面写着:陆军新编第三十师步兵九十团第二营六连列兵陈海坤。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深圳承启生物有限公司也参与了遗骸的DNA鉴定。

孙春龙介绍说,“在完成DNA鉴定后,将会建设中国无名抗战英烈DNA样本库,向全社会公开寻找英烈的亲人。”

据了解,此次活动得到了缅甸政府的大力支持。根据安排,11月5日中午14时,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将从云南腾冲猴桥口岸入境;11月6日上午8时,将于云南省施甸县由旺镇的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指挥部旧址举行遗骸的暂厝仪式。

此次入缅迎接遗骸归国的人员中,有多位英烈亲属。来自广西的陈庆金说,在他还没有满月的时候,他的父亲陈业海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牺牲在缅甸战场。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父亲的遗骸前,磕一个头。



1945年2月,缅甸密支那,两名美军士兵在一座中国战友的坟前。



远征军50师墓地所在地如今已经是住宅区。

## “我希望他们能够都回家”

在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与施甸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遗骸安葬地为位于施甸县太平镇的孩婆山。施甸县人民政府将为此项目提供不少于1000亩的土地,并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施甸县政协主席蒋汉雄介绍,施甸地处怒江东岸,滇缅公路穿境而过,当时的战略要地惠通桥就横跨在施甸与龙陵的交界处。

“从惠通桥到卢沟桥,这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蒋汉雄说,“我们一定会把英烈们接回家,施甸绝不会愧对历史,愧对牺牲的远征军战士们。”

现已96岁高龄,参加过密支那战役的远征军老兵尤广才老人也来到现场,听到牺牲的战友即将归国的消息,老人在现场流泪大哭。

“这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老人说,“当年我们答应了哪些死去的战友要带他们回家,但是我们没能做到,这是让我最悲痛的。现在他们回来了,我希望他们能够都回来,都回家。”

## 遗骸发掘报告

### 牺牲士兵集中在20-25岁

据陈靛介绍,截至8月底,共发掘葬坑294座,包括4座物品坑,2座动物坑,4座人与动物合葬坑。

“安葬的动物我们初步判断是战马。”陈靛说,“牺牲的士兵和战马有合葬。”

“远征军遗骸中可以具体鉴定出年龄段的个体有204例,占有个体的58.8%。”陈靛说,初步统计年龄在15-20岁的有15例,占年龄明确者的7.35%,在20-25岁的有87例,占年龄明确者的42.65%,在25-30岁的有42例,占年龄明确者的20.59%,在30-35岁的有52例,占年龄明确者的3.43%,55岁以上的有1例,占年龄明确者的0.49%。

“牺牲士兵的年龄集中在20-25岁的青年段。当年,在民族的危亡时刻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来捍卫的。”发布会现场主持杨锦麟说,“今天我们要记住他们。”

### 有来自云贵川祖籍的

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李辉带领课题组对这些遗骸做了DNA鉴定。

李辉说,通过对两个采样点的21个葬坑中27个遗骸(骨骼/牙齿)样本鉴定发现,有5个样本以目前的检测精度较难区分省别,6个样本极有可能来自西北地区(甘肃、青海为主),10个来自西南地区(四川、云南和贵州),5个来自中南地区(湖南、广东和广西)。因而,参与本次测试的27个遗骸样本祖籍为中国的多个来源地。

“本次分子鉴定为中国远征军遗骸样本数据库提供了基线数据,且通过对每个遗骸的遗传谱系追踪,为潜在父系男性亲属的寻找提供了线索。”李辉说。 据《华西都市报》